

禁地青春 YOUTH IN THE BANNED

魏世杰 著
王月玲 整理

下
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

508-V2.

禁地青春

(下)

魏世杰 著

王月玲 整理

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
BEIHA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禁地青春. 下 / 魏世杰著; 王月玲整理. -- 北京: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124-2903-1

I. ①禁… II. ①魏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92106 号

禁地青春 (下)

出版统筹: 邓永标

责任编辑: 曲建文 舒 心

责任印制: 刘 斌

出版发行: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 (100191)

电 话: 010-82317023 (编辑部) 010-82317024 (发行部) 010-82316936 (邮购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buaapress.com.cn>

读者信箱: bhxszx@163.com

印 刷: 涿州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25.75

字 数: 476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28.00 元 (上下册)

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10-8231702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关于书中内容的声明

一、自传体长篇纪实小说《禁地青春》，写的是发生在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真实故事。作品内容纯属作者青年时代在核基地的生活经历，不涉及任何保密内容。

二、作品中的人物、时间、地点和具体情节，在保持真实性的基础上，按照纪实小说的创作惯例，做了一定的艺术加工，姓氏也采用了化名，所有人物都是典型化了的艺术形象，请勿对号入座。

三、作品中“二赵”对 221 职工迫害一案，1972 年，经毛主席批准，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专门会议，对此案做了明确结论，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。

目录

第一部	一、翻越秦岭	• 002	二十五、“怀柔”政策	• 066
	二、绵阳印象	• 005	二十六、一团棉絮	• 069
	三、进入三所	• 008	二十七、英语补课	• 071
	四、丙区 11 号	• 010	二十八、疑似中毒	• 074
	五、厕所奇遇	• 013	二十九、何的身世	• 077
	六、赶场所见	• 016	三十、意外爆炸	• 080
	七、小楼内外	• 019	三十一、事故原因	• 083
	八、陷入痴迷	• 021	三十二、突发意外	• 085
	九、拒绝配合	• 024	三十三、小谢闯祸	• 088
	十、司机老爷	• 027	三十四、海燕缺钙	• 091
	十一、情痴老范	• 029	三十五、又见素云	• 094
	十二、破坏生产	• 031	三十六、栽赃陷害	• 096
	十三、陈的逃离	• 034	三十七、地震棚里	• 098
	十四、如梦初醒	• 035	三十八、两种荣誉	• 101
	十五、饺子婚宴	• 037	三十九、小汲捕蛇	• 103
	十六、广场巧遇	• 040	四十、汲的恋史	• 106
	十七、闷罐火车	• 043	四十一、两个断指	• 109
	十八、临别家宴	• 046	四十二、裂纹预报	• 112
	十九、陈的忠告	• 049	四十三、谁在捣鬼	• 114
	二十、后山隐情	• 052	四十四、小赵师傅	• 117
	二十一、广播中断	• 054	四十五、老裴之母	• 120
	二十二、转移会场	• 056	四十六、一篇散文	• 123
	二十三、一只蝓蝓	• 060	四十七、写稿风波	• 126
	二十四、工号行医	• 062	四十八、成都印象	• 128

第二部	四十九、陈的“敌人”	• 134	七十四、挂职县长	• 205
	五十、桑园哭声	• 136	七十五、老何患病	• 207
	五十一、精神病院	• 138	七十六、海燕失眠	• 209
	五十二、河东狮吼	• 140	七十七、就业难题	• 213
	五十三、特殊任务	• 143	七十八、“公主”驾到	• 217
	五十四、高价资料	• 146	七十九、大款气派	• 219
	五十五、明星初现	• 150	八十、小刚弱智	• 221
	五十六、拜访恩师	• 153	八十一、蝎子风波	• 223
	五十七、寻找 MDS	• 156	八十二、何的继母	• 227
	五十八、邹工之死	• 160	八十三、鲜鱼胡同	• 230
	五十九、鸭崽发病	• 162	八十四、小谢失踪	• 232
	六十、陷入尴尬	• 165	八十五、试验失败	• 235
	六十一、开明所长	• 169	八十六、神秘代号	• 237
	六十二、立项辩论	• 173	八十七、母子关系	• 240
	六十三、吴的轶事	• 177	八十八、小刚走失	• 244
	六十四、应征支教	• 179	八十九、哲学学士	• 248
	六十五、小谢出走	• 181	九十、一对青年	• 250
	六十六、校长印象	• 184	九十一、除夕之夜	• 254
	六十七、愤然辞职	• 187	九十二、范的烦恼	• 257
	六十八、作弊联想	• 190	九十三、小古赖账	• 261
	六十九、邹的女儿	• 193	九十四、音乐教师	• 264
	七十、少年心事	• 195	九十五、小谢受辱	• 268
	七十一、树丛秘事	• 198	九十六、寻找关系	• 271
	七十二、小惠下乡	• 200	九十七、蔡的同学	• 274
	七十三、范的困惑	• 203		

第三部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九十八、案情内幕 | • 278 | 一二二、不准假释 | • 340 |
| 九十九、深夜下棋 | • 280 | 一二三、老何来信 | • 343 |
| 一〇〇、神秘来客 | • 283 | 一二四、雨夜思陈 | • 345 |
| 一〇一、不告而辞 | • 286 | 一二五、放弃出国 | • 348 |
| 一〇二、拜访书记 | • 289 | 一二六、急转直下 | • 350 |
| 一〇三、另辟蹊径 | • 291 | 一二七、医学硕士 | • 353 |
| 一〇四、纳米涂层 | • 294 | 一二八、头痛欲裂 | • 355 |
| 一〇五、老董轶事 | • 296 | 一二九、割腕自杀 | • 358 |
| 一〇六、扑朔迷离 | • 299 | 一三〇、母亲赠言 | • 361 |
| 一〇七、案情始末 | • 302 | 一三一、寻求平衡 | • 363 |
| 一〇八、致命一拳 | • 305 | 一三二、囚徒攻关 | • 366 |
| 一〇九、供认不讳 | • 307 | 一三三、海燕异常 | • 369 |
| 一一〇、会见江谢 | • 309 | 一三四、冤家路窄 | • 370 |
| 一一一、范被拘留 | • 312 | 一三五、老邓病重 | • 374 |
| 一一二、老范中计 | • 314 | 一三六、妻女失踪 | • 378 |
| 一一三、阴霾满天 | • 317 | 一三七、奇幻梦境 | • 381 |
| 一一四、老何落泪 | • 320 | 一三八、话说混沌 | • 383 |
| 一一五、处境孤立 | • 321 | 一三九、西河悲歌 | • 387 |
| 一一六、戏说纳米 | • 324 | 一四〇、老范之死 | • 390 |
| 一一七、老范“夺权” | • 326 | 一四一、书记召见 | • 392 |
| 一一八、素云来川 | • 328 | 一四二、意外惊喜 | • 395 |
| 一一九、素云让步 | • 331 | 一四三、老何遗嘱 | • 397 |
| 一二〇、访问学者 | • 335 | 一四四、报社邂逅 | • 401 |
| 一二一、伪装绝食 | • 337 | 一四五、九院百灵 | • 403 |



第一部

一、翻越秦岭

我入川的时间是冬天，具体时间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在西宁火车站上车时，北风呼啸，大雪纷飞，旅客们一个个，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缩着脑袋，急急忙忙往车厢里面钻。

同行者，除了陈、江两个老朋友，还有两对夫妇——许和柳，裴和潘。许和裴都是原 208 二组的，许是组长（会速记的那位），裴是电工工程师。

“呜——”汽笛一声，火车缓缓开动。

从车窗看出去，杨家庄大院的红瓦屋顶历历在目，想到在这里近两年来受到的非人待遇和痛苦折磨，我的心一阵揪紧。我低下头，默默的祈祷，为我，为我的朋友，为已经死去的、伤残的和侥幸活下来的。

列车从青海高原东去，一路下坡，速度越来越快，有点风驰电掣的感觉。

我看着窗外的风景，思绪万千。

“秦岭车站到了。”突然，车上的广播响起来。

秦岭是个很熟悉的名字，地理课上老师经常提到它——在我的心目中，它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，一定是很巍峨的一座大山吧。但是，下车以后，却大失所望，我没有看到拔地而起的高山。

秦岭车站，是一个小得可怜的车站，周围是有些山，山很多，视野很不开阔，因为车站本身就在山上，所以感觉不到山的巍峨。我不禁想起了那句唐诗：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但是，这确实是秦岭。

一个明显的标志是，车站附近的山坡上，竟然有大片大片绿色的青草！

严冬季节，北方是不会有绿色草地的。

没有错，我们已经翻越秦岭了。我看着这些青草，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：严寒正离我们远去，温暖正向我们走来，这是一个好的兆头。巴蜀大地，号称天府之国，九院搬到这儿来，也应该会有新的气象吧。

回到车厢聊起来，裴和我有同感。他说：“六十年风水轮流转，我们已经倒过一次霉了，以后不会再倒霉了。”

“那可难说，‘二赵’垮了，会不会再来个三赵、四赵？”许岗长不以为然。

“乌鸦嘴，你就不能说点吉利话？”许的夫人小柳嗔怪道。

在入川的旅途上，我们几个人，喜欢闲聊天。

因为都是受过迫害的，话题往往离不开“二赵”。

许岗长的爱人柳是中专生，原是二分厂设计科的描图员，特别健谈，而且消息灵通。许是很稳重的人，加上出身不太好，奉行“言多必失”的处世哲学，话很少，但偶尔说一句，却是画龙点睛，分量很重。对于柳的口无遮拦，许很不赞同，几次对她瞪眼睛，但柳却视而不见，只管说她的。

“你们知道小高的事情吗？”

“哪个小高？”我问。

“就是和你一起‘谋杀’张民权的那个啊！”柳说：“他当班长的时候和实验部的小米有暧昧关系，你知道吗？”

我笑了：“我就在那个班，这件事我比你清楚。”

“可高放出来以后，他和米发生的事，你知道吗？”柳说。

“高放出来了，米的丈夫也就放了，人家一家团聚了，高避之唯恐不及，还能和米有什么事？”我说。

“你啊，看问题太简单了。不是有句话吗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！高和米，虽然是私通，却有感情了。”柳说。

据柳说，米的丈夫释放后，得知米与高的事，坚决要和米离婚，米找到高，高的态度很鲜明。

“大丈夫敢作敢当，我就是爱上你了，怎么了？跟他离！离了，我们马上结婚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，还有小英子（米的女儿）。”

米听了很是感动。但这话传到高的姐姐那儿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。

高的姐姐是人事科长，把弟弟叫来，臭骂他一顿。

“你是不是疯了？她多大，你多大？她都可以当你妈了，还带着孩子，你和她结婚合适吗？你说这些话，不丢人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工作是我给你安排的，你要是不听话，我马上就让你滚蛋！回家种地去！”

高听了，不但不悔过，反而振振有词。

“姐，我们做人，不能这样无情无义。米是因为我被她丈夫抛弃的，母女两个无依无靠，目前的处境很可怜，我不能袖手旁观，我愿意娶她，你不要管我们的事。”

“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”高的姐姐怒不可遏：“人家是大学生，你是什么，高中还没有上完！人家能看上你？就算离婚了，九院的女人很稀罕，再找个大学生很简单。‘二赵’的时候，你当班长，她有求于你，不过利用你一下，你以为她爱上你了？还是醒醒吧！”

“不，她是爱我的。那天她找我，抱着我，哭得很厉害。”高肯定地说。

“那是她的鬼花招，她想戏弄你。最近不是要搬家吗？她找不到人帮忙，把你当个力工使唤罢了。”

“不，你说得不对，米不是那种人。”高坚持他的看法。

据刘说，高的姐姐为了拆开这一对“不匹配的鸳鸯”，真是费了不少的口舌，最后，高的姐姐找到米，也使用了女人的眼泪，才使米发生了动摇。然后，高的姐姐立即联系老家（河南新乡）的一家单位，把高调出了九院。

“何必呢？”江听了柳的叙述，说：“这个姐姐也有点多事，人家不怕年龄差距，两个人都愿意你去干涉什么？”

柳说：“高的姐姐也是为了弟弟着想，年轻人有时候心血来潮，办事不考虑后果。”

柳还说了一个故事，是关于专案组长的。

据他说，有位专案组长，也是看上了一位隔离审查人员的家属，开始呢，像四连的军代表田一样，借谈话之机，与她套近乎，语言调戏，后来呢，两人渐渐有了感情发生了两性关系。

“你少说两句吧，”许岗长制止柳，不让她说下去：“专案组长都是先进分子，政治立场坚定，怎么可能干这种事？”

“人都是可变的，有权和没权时，往往判若两人，这样的事例还少吗？”柳反驳道。

我说：“算了，不讨论这个，小柳，你还是讲你的故事吧。”

“对，快说。”大家正听得起劲，纷纷鼓励。

柳说，这位专案组长和这位家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已经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了，但是，风云突变，“二赵”突然垮台了，这位家属的丈夫无罪释放，回家了。

“是不是又提出了离婚，”我插了一嘴：“然后专案组长和她结婚了？”

柳笑起来：“你啊，喜欢习惯思维，错了！这位丈夫很宽容，很理解妻子，不但没有提出离婚，反而安慰妻子，让她放下包袱，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。”

“行，有点高风亮节。”许插了一句。

“行什么？”柳说：“就倒霉在这高风亮节上了，要是离了婚，就好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江急不可耐。

“急什么？”柳看我们着急的样子，倒卖起关子来：“阳平关到了，我得下去看看，回来再说。”

“不行，”江拉住柳的胳膊，说：“不说完不许走。”

“说就说吧，那位专案组长发现人家夫妻两个很恩爱，不禁妒火中烧，痛苦异常，终于有一天，他把情人的丈夫约出来，在一个僻静的地方，啪啪两枪，打死了他。”柳说完，便走开了。

大家听到此处，不禁愕然。

二、绵阳印象

我在九院的日子，多次经过绵阳，恕我直言，当时对它的印象不佳。

绵阳火车站很乱，门口有乞讨和流浪的人，候车室脏兮兮的，座椅是水泥砌成的，坐一会就会身上发痒，居然还有虱子之类（也可能是别的昆虫，没有仔细考证）。另外，小偷好像很多，我第一次到绵阳，刚出车站，有一个青年就凑上来了。

“先生，要不要金币？”他拿出一个小盒子，打开给我看。

“不要。”我说完青年转过身走了。

我却觉得自己的背包不对劲，好像有东西掉下来，仔细看时，背包被划了个大口子，好在经济损失不大（我把大部分钱都藏到裤衩的小口袋里面了）。

车站门口有人力的黄包车，在招揽生意。

一个车夫说：“你们是到九院的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有些奇怪。

“看你们的打扮，就八九不离十。上来吧，去九院绵办没有公交车，走路很远的，只能坐这个。”

“敢坐吗？”我问江。

“怕什么？我们这么多人，还怕他把我们卖了？”

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坐人力黄包车，看到他瘦骨伶仃，吃力地拉着车，我却悠然地坐在上面，立刻想到茅盾先生《子夜》中的老太爷，我似乎就是那种可恶的“剥削阶级”了，一种犯罪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我很想下来，跟着车自己跑，可是想了想，又下不了决心。

快到绵办时，要过铁路，有一个上坡，车夫很吃力，车速很慢，我趁机跳了下来。

“怎么了，不舒服？”车夫说。

“我不想坐了，一起走吧。”

他瞪了我一眼，很是不解。

“绵办”全称是“总字 819 部队绵阳办事处”(当时九院从所属部划归国防科委直接领导，有一个部队番号)，它的位置离绵阳车站很近，如果熟悉情况，下车后不要出站，沿着铁路向后走一段，很快就到了，但一旦出站，要绕一个大圈子，路就远了，但我们哪里知道？

绵办是一个很大的院子，里面有几排平房，还有一座二层小楼，院里停着不少汽车，车门上都画着一个红色五角星(九院的军车标志)。院墙边，一排高大的桉树挺拔而立像一排威武的战士，平房窗外繁茂的花草绿意盎然，让人感到回家的温馨。

我们刚放下行李，三所人事科的一位张干事就来看我们了。

“你是魏吧，欢迎你们啊！我在这儿等了你们好几天了。”

“三所在哪儿？我们走吧！”我问他。

“远着呢？今天走不成了，你们先住下，我带你们去街上逛逛。”张干事说。

“我们不想逛街。最好今天就回去。”江说。

“那是不可能的。逛街也是必须的，不是游玩，是购买生活必需品。”张干事说：“你们有三大件吗？”

我们听了莫名其妙。

“什么三大件？我光知道四大件。”我说：“不就是棉大衣、皮帽、毛毡和大头鞋吗？”

“那是 221，这里是 902，四大件是公家发，三大件要自己买。”张干事一本正经地解释说：“怎么，调你们来时，没有人告诉你们？”

我们一齐摇头。

“三大件，就是斧头、锯子和自行车。”张干事说：“我不是吓唬你们，没有这三大件，你们就是进去了，也活不成，非饿死不可。”

“有这么严重？”我们大笑起来，张干事也忍不住笑了一下。

“有点夸张，等你们进去后就明白了。”

他带着我们去街上逛了一番。

绵阳的街道很脏，不知哪儿刮来的灰尘，路旁的绿化树，每个叶子上都蒙上一层灰，顶着这么多灰，居然还能正常进行“光合作用”，勉强活着，我不禁为这些树木生命力之顽强，感到钦佩。

街面的商店，没有很大的，都是小商店，典型的南方风格，靠街的一面墙，由许多长条木板组成，白天取下，晚上装上，让我想起了电影《林家铺子》的情景。由于天气阴沉，加之正值“文革”后期，物资匮乏，里面的东西看上去灰不溜秋，毫无光鲜之感，引不起丝毫购买欲望。

只有一种东西——泡菜坛子，引起了我的兴趣。北方的坛子一般没有盖，即使有，也没有水封槽。因为第一次见到，我蹲下研究了一阵，不禁为它的巧妙设计感叹不已。我很想买两个，张干事说拿不动，这玩意到处都有，以后再买吧。

张干事买了满满一塑料桶酱油。

“买酱油干什么？三所没有商店？”我问他。

他笑了笑，说：“商店是有，但没有差不多。”

张的举动和言辞，让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，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，让我们困惑不解。902位于天府之国，是221人的梦想所在，难道生活环境还不如荒凉的大草原吗？连酱油都买不到的地方，怎么生活？又怎么进行科研生产？

靠近绵阳市政府的地方，有一家面馆。据说，九院人到绵阳，一般都在这儿吃饭，特点是比较干净，味道也好。但是，那天我们进去，这两个特点，都没有体会到。

这家饭店的水泥地面上，有很多黑色污垢，由于附着时间太长，已经变成地面的一部分，靠一般的打扫是难以清除的了，厨房并未封闭，顾客坐在座位上，厨房里乱七八糟的情景，一览无余，油烟和炊烟分两部分，一部分直接供顾客“享用”，大部分冲向黑乎乎的屋顶，整个饭店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味道。

在北京王府井，靠近故宫的地方，我吃过几次刀削面，印象很深。那里的师傅是把一大块面团，顶在光溜溜的头上，手拿一把刀，飞快地从头上削着，左右开弓，面片纷纷落入锅中，效率很高，而且看上去像舞蹈动作，极具欣赏价值；这里的师傅用一只手托着面团，只用一只手削，看上去很累，而且效率很低。

应该说，这里的刀削面，味道还是可以的，桌上有炆好的辣椒面和其他佐料，可以随意添加，张干事吃得满头冒汗，似乎很满意。

“到了四川，不吃辣椒可不行啊！”张说。

因为对环境不满意，又老是想着大草原的“王府井”，影响了我的食欲，吃得有点糊里糊涂。看看其他伙伴，表情和我也差不多。

晚上躺在床上，很久没有睡着，被子湿漉漉的，很凉。招待所的门前就是铁路，刚要入睡，轰隆隆的火车开过来了，“卡塔卡塔”的声音，好半天才消停下来。更要命的是，因为快进站了，火车经过绵办门前的时候，必须拉一下汽笛，

很是尖锐刺耳。

902 啊 902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我的人生历程，又要开始新的一页了，等待着我的，又会是什么呢？

三、进入三所

在我的印象中，四川的成都平原确实是好地方，土地肥沃，交通方便，灌溉便利（有李冰父子留下的都江堰），物产丰富，气候温和，很适合人类的居住。我想，人们称之为“天府之国”，就是指的这个地方。

四川的地形是一个盆地，四周群山环抱，中间是平原。在“盆底”居住，还是很不错的，但遗憾的是九院的位置是在川西北的群山中，是在“盆边”上，那里的生存条件，就差得多了，说它是穷山恶水，一点不为过。

当然，搞我们这一行，也别指望有好地方住，全世界都是如此。

美国的核基地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；苏联在中亚的沙漠里；法国在非洲的沙漠里；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沙漠里，总之，都是选的不毛之地，远离人世的地方。九院能够进入四川，即使在“盆边”上，也是很幸运的了，至少海拔低，不会缺氧了，如果不是备战（当时的口号是准备打仗，包括打核大战），恐怕也不会转移到这儿来。

从宝鸡进入四川后，我真明白了什么叫“层峦叠嶂”。

一路上，究竟经过多少座山，实在是难以统计，一座接一座，一峰接一峰，火车从这个山洞刚露出头，又钻进那个山洞去了。“连峰去天不盈尺，枯松倒挂倚绝壁”，看到这些山，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李白《蜀道难》的诗句来。

更令人惊讶的是，火车走了大半天，硬是没有从群山中走出来。

川西北，究竟有多少座山，不知有人认真地统计过没有。“十万大山”，也许有点夸张了，但上万座，是毫无疑问的。

九院的院部位于梓潼县，三所位于剑阁县，都属于绵阳地区。

在绵办住了一宿，次日上午，三所派来一辆卡车，我们先到火车站，取出行李等随身快件，中午在绵办食堂，随便吃了点饭，就出发了。

驾驶楼里可以坐两个人，女士优先，但女士是三个人，陈执意不坐，抢先爬上了后面的敞口车厢里，和我们男士一起坐在行李卷上。

“上面好，视野开阔，我想看看这巴蜀大地。”陈说。

从绵阳到三所，汽车要走三个多小时，是一段不轻松的路程。

公路都是柏油路，是为九院专门修筑的，很平坦，但都是山路，弯道特别多，路旁多有悬崖峭壁，公路旁有很多画着“！”和“Z”的标志牌，提醒司机注意安全。人坐在车里，由于惯性，经常摇摇晃晃，东倒西歪，像一群醉汉。

摇晃了一个小时左右，大家都感到很不舒服，尤其是裴。

“还有多远啊？”体形瘦弱的裴脸色苍白，弱弱地问道。

许岗长见状，立刻让司机停车，让他的夫人柳上来，让裴到驾驶室去坐。

“我还行，你坐着吧。”裴不肯去。

“别逞能了，你赶快下来！”柳大喊起来。

路上，四川的一些独特风物，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第一件奇景，是挂在树上的草垛。北方的草垛，都是堆放在地面上，所以，当我看到路旁的树上围着厚厚的稻草时，很是纳闷：这是干什么？莫非是保温，怕树木被冻坏了？张干事告诉我，四川阴雨天多，草垛挂在树上，是为了防止稻草霉烂，这种悬挂式的草垛，有的很高，容量很大，而且非常坚固。

我不禁为发明者的才能所折服。

第二件事是民居。北方的居民喜欢群居，聚集成一个个村落，而这儿的老乡似乎喜欢独居，典型的民居结构是：背靠山坡，前有堰塘（很小的湖泊），几间错落有致的平房，周围有家畜家禽（鸡鸭狗猪之类），还有菜地，房屋的周围，无一例外，都有一片片的竹林。

这种民居田园风光十足，很令人赏心悦目，令人联想到“归去来兮”的王维和陶渊明，也令人想起苏东坡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的名句。

车过梓潼县城，张干事说，梓潼县城的周围，是一块平原（当地人叫坝子），这在川北山区是难得的好地方，九院人称这里是“三号地区”，院部、交运处、职工医院等，都在这儿，算是九院的大本营吧。院部不在县城里，隐蔽在城外的山沟里，要越过潼江，翻过长卿山，才能看到。

出了梓潼县城，汽车便爬上了大庙山。

这里是一处名胜古迹，供奉文昌帝君，相当宏伟的庙宇建筑，周围有很多千年树龄的高大柏树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没有进去。过了大庙山，前面又是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，汽车在山脊上绕行。

因为居高临下，不时可以看到山下的风光，雾气蒙蒙中，潼江如带，水田似镜，农夫驾着牛犁地像是两个小蚂蚁，我感到自己是在飞机上，鸟瞰着这片大山

夹缝中的绿洲。

到了一个三岔路口。

“往那面去是四所，往这边来是一所和三所。”张干事指着。

汽车开始下坡，速度明显加快了。

当汽车从深山峡谷中，转过一道弯，越过一座小桥，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一座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小城，童话般突然冒出来，矗立在我们面前，让人有些难以置信。

“三所到了。”张干事说，他对司机说：“直接开到丙区，11号楼。”

四、丙区11号

丙区11号是一幢两层砖混结构的小楼，共可住5户人家，楼上两户，楼下三户。看样子这幢楼刚建成不久，门窗的油漆还散发着刺鼻的气息。

据人事科张干事说，三所的房子很紧张，很大部分职工住在“干打垒”（一种土质墙体的简易建筑物）里。吴所长指示，这几幢新楼暂时不分，给西宁学习班的同事（也就是我们）留着。听了这话，大家颇为感动。

我们拿到钥匙后，就分开了，陈嘱咐了我几句，也到单身宿舍去了。

我的房子在底楼中间，刚打开门，邹组长带着几个人进来了，大家七手八脚帮我打开行李，整理房间。

邹的模样没有多大变化，态度依然和蔼，但神情中多了些凝重。

“魏，你变样了，都有白头发了。”邹看着我，有些心疼地说：“当年你多精神啊，脸红扑扑的，眼睛清澈明亮。真想不到，你这样的老实人，也会被整得这么惨！”

我笑了笑，说：“看你说的，我又没有避灾符，怎么就不能挨整？你这几年怎么样？冯主任和孩子们都好吗？”

“一会到我家去，给你接风，慢慢说给你听。”邹说。

邹的住所也在丙区，那幢楼比较长，住的人多，她住在二楼的把头，站在门外的走廊上，居高临下，视野很开阔。

暮色已经降临，周围生机勃勃的大山，此刻全然被涂成了暗黑色，显得有些狰狞可怕了，天空被高耸的山峰，截成了狭窄的一长条，只有零落的几颗星星，